

興化文獻新編

(單行本)

毛澤東同志與革命戰爭委員會
紀念興化革命四週年



序一

馬來西亞興安會館 林金樹
總會總會長拿督

本總會屬會太平興安會館興建四層半新大廈，出版紀念特刊，邀請同鄉知識界退休老教師陳秉宏先生爲之主持筆政。陳君年青時期南渡，在荷印時代及戰後獨立之印尼，擔任小學及中學僑校校長逾二十年；一九五七年又轉來西馬森州芙蓉中華中學任訓導主任暨高中華文教員，服務華教數十年，爲印、馬專業教師之一。

退休後從事文藝寫作，以文筆自娛。曾主編怡保吡叻興安會紀念特刊，爲宏揚家山文獻，編纂「莆仙文獻專輯」，刊於該紀念特刊之第四輯，旨在發揚鄉邦文獻，使同鄉與其後裔知其源之所由出，暨其祖籍文化之璀璨輝煌，鄉裔中之受華文教者，閱後飲水思源，獲益良多。

此次重作馮婦，除編撰第一、二、三輯及工商廣告外，仍一本初衷，於第四輯隆重推出「興文文獻新編」，資料之多，範圍之廣，洋洋洒洒，堪稱空前。

「新編」文稿，係於事前聘請海內外之擅於此道者爲特約撰稿人，獲其舊雨新知戮力支持，踴躍響應，各類文稿，源源寄到，範圍廣袤，各具專長。稿件數逾兩百篇，經過編者慎重選擇，將所採

用之文稿約一百九十篇，都一百一十餘萬言，依照內容性質，分爲十七專欄發表。其中除舊詩輯一欄外，餘者概以白話文爲主。各專欄作品，均具相當分量，每篇作品，皆力求主題之正確與夫推論之嚴密，道出不同之史獻角度。

撰者與編者以耗費諸多心血，始獲完成此一巨編，故咸渴望出版「新編」單行本，以廣流傳。陳主編遂擬一意見書與余，略云乘印刷紀念特刊機會，「新編」若出版單行本，無需另行打字、校對，以日本出品之白報紙多印若干冊，所費不過紙張、封面及裝訂費，價較低廉，而可收藉廣流傳以及傳後之效。

余以是項建議立場正確，乃商諸興總重要同仁，僉以宏揚桑梓文化，亦爲總會應作目標之一，咸表贊同。余遂答覆陳主編依照原定計劃進行，「興文文獻新編」乃得以成功問世。

「新編」單行即將出版，編者索序於余，余雖不敏，但認爲此舉具有深長意義，故樂爲之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序二

興安總會文化委員會

福建省興化府，舊時管轄的縣份，只是莆田和仙遊，府治設在莆田。興化方言，自成語系，和他處大不相同；但也只通行於莆田二縣跟福清、惠安靠近興化的地區，範圍不出三個縣。

說到讀書風氣，興化自古十分興盛，故有「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的讚語；就因文風特盛，多士濟濟，年代一久，竟成爲了「海濱鄒魯」，所以人們都稱莆田作「文獻名邦」。這個美譽，的確是名實相符，並非過譽；單說科舉時代，上京應試，中到進士的，莆田在宋、明兩代，都遠居全國各縣之上；再統計自唐代德宗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到清末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這一千一百一十四年中，高中進士的，就共達一千四百三十三名！「龍門半天下」這句讚語，莆田確可以受之而無愧。至於仙遊，在那一千一百多年中，中進士的人，比之莆田，也並不肯多讓。因此可見，「文獻名邦」，實非過甚之詞。

民國成立後，中小學校，更到處設立，新教育事業，也居領先地位；當公元一九四九年前，全國二千多縣中，中小學校，數目最多的，莆田居第二位，只次於廣東梅縣。至出國讀大學的留學生，莆田高居全國之上，佔第一名。說到近代，前來星馬教育界服務的興化文人，一九四九年前，在各地中小學校中，擔任校長和教師的，幾於到處都有，數目十

分可觀。他們對我們南國華教，所作出的耕耘勞績，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這次，星馬歷史最久的太平興安會館，新會所開幕，崇聖宮開光，乃出版紀念特刊，以紀事功，以留遠念，意義重大。特刊的第四輯，專收有關興化文獻篇章，計共一百一十多萬左右字，佔位近七百多版；因爲篇幅過多，故不得不把這第四輯文字，另外裝釘成單行本，而便攜帶和翻閱。但也因篇幅多，費用高，單印刷費，每千本即達數萬元之巨，實非常前太平會館獨立之所能支；該會館負責人，以此特商之本委員會。同人等認爲，保存和傳播興化文獻，原爲本委員會宗旨；但八二年八月，在詩巫舉行「福莆仙名家畫義展」所籌集之基金，專作發展文化基金用途；所以，一致同意，玉成是舉，且業經我興總理理事會批准，贊助單行本出版費之半數。同時，同人等更深信，這種決定、和慷慨義買字畫的衆位鄉賢原意；是完全符合的。

值此單行本出版在即，同人等馨香祝禱、我們福莆仙文獻，長此妥善保存和深廣流傳下去；更熱切期望，期望衆多同鄉和我子孫，都珍視祖宗這份寶貴遺產，進而仔細研讀發掘，從而培養成濃厚的興趣，激發起由衷的熱情，來共同負起承克啓後、發揚光大之的神聖使命。是爲之序。

目

錄



(本刊文字歡迎批評，歡迎轉載。轉載時應註明來源，務請不要作任何刪改。)

序一

興安總會主席拿督林金樹

序二

興安總會文化委員會

編首語

陳士希

第一專欄：歷史考証

第二專欄：名家作品述評

第三專欄：先賢傳記

第四專欄：名賢軼事

第五專欄：著述方志考

第六專欄：史料彙編

第七專欄：詩話與詩鐘

第八專欄：詩輯

331 313 211 185 165 125 61 3

第九專欄：莆陽現代人物誌

第十專欄：體育、棋譜

第十一專欄：名果及其他

第十二專欄：方言探討、數學遊戲

第十三專欄：文娛材料

第十四專欄：名勝古蹟

第十五專欄：什錦

第十六專欄：文藝

第十七專欄：莆仙戲研究

編後話

741 587 559 541 499 490 473 457 393 351

編首語

陳士希

編者已是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而猶醉心鄉邦文獻，無非是天南老叟眷念故土，想以桑梓先賢的遺緒作為啓迪海外同鄉及後裔之計。如云致力那些陳年古舊的鄉邦文獻不合新時代潮流，因而視編者為迷戀骸骨的老頑固，編者則不敢苟同。撇開主義和政治不談，祇談文獻便是文化產品的主流。同時，編者認為文化如果沒有古的，也就難於產生新的和好的，即使以教育的力量去催生新的，而這個「新」的文化亦必是根基不穩固及內涵不充實。

人類的思想與行為，固然是一直不停地在改進與創新，這種改進與創新對文化來說是一種間斷；另一方面，不論今人的思想如何地開通，如何地富於創造力，却又無法完全擺脫過去的影響，因此，其作風與構想，或多或少都是承襲前人的餘緒，這對過去文化而言是一種延續。此種迹象，無論古今中外皆然。

因為文獻是歷史的片段，而「歷史是人類為了求知而獲得的學問」（英國一位哲學家為歷史所下的一個定義）。文獻是鄉邦文化遺產，這是本紀念特刊側重文獻的一個大目標，故有「興化文獻新編」的隆重推出。

南洋華族及同鄉中的老一輩，因均係來自祖國，都有着濃厚的鄉土熱愛；中一輩和小的一輩，則以未曾返過祖國和故鄉，而且受英文教育的為數不少，那就難於談得上有故土之思了。而且他們均成為居留國的公民，環境使然，這也難怪，亦不可加以非議。

然而超過半數是受過華校源流教育的僑生，對於鄉邦文獻是會引起反應作用的，所以在海外梓行鄉邦文獻仍是有其必要的。

以中國文學作品而言，歷史感是很重要的：離騷、杜詩、紅樓夢等都充滿歷史感，故此都能夠成為千古名著。托爾泰斯的「戰爭與和平」，便是因有濃厚的歷史感，所以被譽為是俄國偉大的小說。

編者以為一個人或一家人，祇能過着平淡的生活而沒有金錢的存積並非痛苦的。編者是教育工作者，一生所過的就是這樣平淡的生活，但却認定知識份子除了金錢，尚有其他有關完成自己更高、更有價值的生活之必要，如文學、藝術和發揚文化等等。

「不薄古人愛今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是乃編者的賦性。在此去日苦多的餘生中，頗想為海外同鄉會館社團做些自己能夠做的文字工作。祇緣自己是受薪階的人，養廉所入，除酬事俯畜外，當然沒有積蓄。出錢既談不到；在文字方面，如力所能及則樂而為之，雖說本身的學養是微不足道的，文字也是膚淺的，但為鄉情及鄉邦文獻絕續着想，對此作出些許貢獻則是素志所在，義不容辭。

故所以，編者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之間，濫竽怡保霹靂興安會館紀念特刊主編的時候，便有「莆仙文獻專輯」的編纂。現在又任太平興安會館紀念特刊的主編，自應更加用心去策劃發揚鄉邦文獻的任務，再來一次「興化文獻新編」的嘗試，冀能推出較為理想的文獻作品。

所謂「新編」，絕非竄改歷史或抹煞部份先賢的功績，即是在原則上，凡已在一九四七年雪蘭莪興安會館出版的「興化文獻」（宋元模主編），一九七三年馬六甲興安會館紀念刊中的文獻作品（林如凡主編），及一九七七年出版之拙編的霹靂興安會館紀念特刊之「莆仙文獻專輯」內經已發表過的文獻作品，極力避免予以重刊。這是因為讀者儘可從上述出版的文獻文章中去翻閱。同時，徵集新作品而刊登之，既可擴大鄉邦文獻的視野，又可供愛好此道的同鄉作參考之用。倘若重刊已發表過的舊作品，不僅浪費寶貴的篇幅，而且反會使讀者感到厭膩，以為說來說去總是那些範圍，沒有什麼好看頭。

但是，「新編」的編纂，却是說來容易行來難，原因是稿件來源的問題。蓋在海外，我們缺乏參攷資料，單憑一部乾隆版本的莆仙縣

志影印本是絕對不夠的；若僅靠若干自己的見聞和記憶去撰寫更屬狹隘而不足觀。換句話說，「蛋殼」是烘不出可口之蛋糕的，任你如何加油加料，如果沒有「蛋白蛋黃」，烘成之後，終乏味道。在此種情形之下，惟有借重鄉梓之精於此道者的文友，聘請他們為特約撰稿，同時也向台灣同鄉文友徵文，充實「新編」的內容。

撰寫文獻稿件的特約撰稿諸文友們，均有着相當的參考資料，也能透視資料的內容，然後以新的眼光去考證和取材。寫作的技巧都是上乘的，多能捕捉靈感，推陳出新，能夠領導自己和啓發他人。

須知，徒有寫作技巧而意象陳腐，表現出來的也難臻於理想，其失敗的地方在於陳陳相因，食古不化，脫離不了平凡。抑有進者：撰寫文獻文章時，要存着讀書對象是一般人，而不單是高等知識份子，因此應力求淺易，無論怎樣高深和專門性作品，都應運用深入淺出的筆調，嚴肅中有風趣，使一般文化程度較低的人都看得懂，這才是撰寫文獻的正確目的。

很榮幸地，此次「新編」徵稿之時，編者即向各方文友表達鄙意，現在所收到的各方來稿，絕大多數都能融合上述條件，使編者感到滿意和快慰。然而編者不敏，我認為滿意的文稿，在他人看來或許不以爲然，因各人的主觀各有不同，對衡文的眼光亦各迥異，見仁見智，加上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相輕的積習，好或不好是很難說的。但好文章自有公評，毋須多贅。

話說回來，文獻既是歷史的，歷史自不容抹煞，凡是先賢義士的忠孝節義，懿行嘉言之足爲後人楷模的，都是「新編」所需要的一環，要不然就是做着反案的文章了。所以，行文要注重史料，無信不徵，要有憑據，有來源，「空筆傳」是不足取的。

但有些志乘記載也不可盡信，例如媽祖，在崇神的舊社會裡之所讀神也，天妃、天后都是後代帝王層層地加上去的封號，她的事跡和顯聖錄等，在封建時代，無論士大夫以至庶民，無不深信不疑；海外崇奉者也很衆多。然觀弘治志（興化府志），編者周瑛（清江人）、黃仲昭（東里人）都說她是「巫」也，這種眼力，恐怕現代人都跟不上。（按：弘治志是一部好方志，內容有關經濟的資料不少，這在目前是難能可貴的。）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亞聖之言，乃是有感而發，治史和撰寫文獻之人均應三復斯言。

先賢所遺留給我們的文獻著作，我們不但有愛護它的權利，也有整理和發揚它的義務。編者以老邁之年，致力於太平興安會館的紀念特刊的編撰工作，尤注全力於「興化文獻新編」的計劃和編纂，便是本此目標進行。但編者學養不足，淺陋寡聞，不自量力，而偏具有這一股優勁，挑起弘揚鄉邦文獻重任，真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可是，這是我之愛好，也是我之願望，雖力有不逮，幸賴各方文友予以大力支持，得達斯願。人之才智，高低不一，馬馱千斤，蟻負一粒，各盡所能，庶幾無愧。這是編者不自揣陋的自我解釋。

如今編務完竣，付之剞劂，催生之責已了，惟望「新編」能令人滿意。爰舉管見，述其匡略，希望對文獻有同好的人士有以教之。

最後應在此聲明，即在編纂過程中，文稿裡若遇有疑問之處，編者因限於參攷資料而不能解決的，必多方求教於故鄉之精於考證的文友，以求把謬誤減少至最低限度，以免誤導後輩，然百密一疏，勢所難免，敬請高明加以指正，無任感禱！



關於古荔宋家香種種

聲名、歷史、品種、經歷、核痕、
生命力、蔡襄荔枝譜、

——宋元模

如雷的聲名

桃紅籠出白雪膚，斧痕着核留真模，
異香奇味天下無。有孫文用美且都，
撫之愛護如瓊琚。故家喬木多摧枯，
雲仍世守應無虞。
這是五百多年前，明初詩人朱季
和寫的雋永的詩篇「宋家香」。它，
是對古荔宋家香的淋漓描繪、逼真刻
劃與熱情歌頌。
現在，就讓我們以此作為本文的
開端，逐一地加以介紹吧。

作品簡介

宋元模先生的「關於古荔宋家香種種」，是一篇佳
作。作者根據掌握到的大量資料，從聲名、歷史、品種
、經歷、核痕、生命力及蔡襄的「荔枝譜」等方面下筆
，考據精確，說得頭頭是道，文筆生動，寫得娓娓動聽

從引人入勝的詩篇談起

蔡公譜，張老圖，宋香品第世絕殊。
亭亭嘉植榮且數，巢兵欲斧欣行廚。
王蠹抱樹死與俱，尤物幸之留根株。
宋氏老人八十餘，得之即此營世居。
五百餘禩枝葉舒，清陰如帳垂庭除，
薰風時來蘭麝如，赤日照耀珊瑚珠，

北宋著名書法家蔡襄於一〇五六年寫「宋香詩帖」時，第一次提
到「宋香」的名稱，這距今已有九百二十三年的歷史了。從此，這一
名稱就一直為宋、元、明諸名家著作中所沿用。

三年以後（一〇五九年）蔡襄在其名著「荔枝譜」的「第七」章
中論及荔枝的品種時，則稱此荔為「宋公荔枝」。這一名稱除吳載龍
在「記荔枝」的「其七」章中沿用外，宋珏（即宋比玉）「荔枝譜」
、曹蕃「荔枝譜」、徐勃「荔枝譜」、鄧道協「荔枝譜」及宋、元、
明諸名家著作中都未用過這名稱。

三百多年後，明初朱季和及林希哲兩位詩人用「宋家香」作詩題
來吟咏。這是「宋家香」名稱見諸載籍之始。這離現在也有五百多年
了。

但是，與朱林兩詩人幾乎同一時期的林環却在一四〇五年（明永
樂三年）寫「宋香記」時，則仍稱之曰「宋香」。

可見明初，「宋香」與「宋家香」二名並用。

現在，人們則更慣於用「宋家香」來代替「宋香」，正如用「陳
家紫」來代替「陳紫」一樣。蔡襄在其「荔枝譜」中，分當時荔枝為
卅二品，其中以姓氏命名的幾種珍貴品種，都在姓氏之後加一「家」
字，如「方家紅」、「游家紫」、「藍家紫」、「周家紫」、「何家紅

」。據此，後人喜呼「宋香」為「宋家香」，此種心情就完全可理解的了。

如今，有關宋家香的論著或短文，除刊登國內報刊如「福建日報」月刊、「生物學通報」月刊、「文物」月刊等，海外中文刊物如馬來西亞吉隆坡興安會館編印的「興化文獻」，新加坡興安會館刊行的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外，最近又有人譯成國際語，刊登在「國際語月刊」上，因之，「宋家香」這大名，不僅不因年代的久遠而被人所遺忘了，反而隨着時日的推移，更遠播至五大洲三大洋，真是「如雷貫耳」了。

悠久的歷史

宋家香在莆田城內雙池宋氏宗祠舊址。

這棵珍貴古荔的生命開始於唐玄宗天寶十五年（七五六年）。黃巢兵於唐乾符六年（八七九年）過莆時，此樹年齡一百廿三歲。當北宋著名書法家蔡襄於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年）揮毫寫「宋香詩帖」時，它已度過三百春秋了。從一〇五六年起到現在（一九八〇年）又經歷了九百廿四年的歲月，而如今這棵古荔仍能開花結實，生機蓬勃地繼續延長它的生命。合計起來，這棵古荔已有一二二四年的悠久歷史了。

一般地說，荔枝能夠延續二三百年壽命的，已是罕見的古荔了。活五百歲以上者更不多睹。象「宋家香」具有這樣悠久歷史的，那更是絕無僅有的了。



珍貴的品種

北宋蔡襄在「荔枝譜」第七篇中專論荔枝之品，計三十二品，對「宋香」有極高評價，他說：「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蔡氏還這樣地介紹陳紫道：「陳紫因治居第平畝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則宋香品種珍貴可想而知了。

南宋曾以直秘閣知興化軍的林希逸（即林獻齋）於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年）為當時宋香主人題匾額時云：「蔡譜品題，此居其最。」接着題之曰：「品中第一」。

明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年）狀元林環，於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在「宋香記」中有過這樣的評述：「莆中名產，稱荔枝為殊品，而荔枝之尤，唯陳紫宋香為特勝。蔡公譜乘，謂陳紫種出宋氏，則宋香較之陳紫，又其尤也。」「荔枝譜」中列為「右三十二名，言姓氏，尤其著者也」的佳種之一的「江綠」及新珍種「陳紅」較之「宋香」都顯得不算數，只有「宋香」仍保持最優良的品種令譽，因之，五六年前蔡襄「獨取宋香冠衆譜」，仍值得宋比玉舊事重題。宋比玉在題為「讀金陵俞仲髦荔枝辭戲作五十四韻」的詩中也說：「家家亦有園，宋香品最奇。」

驚險的經歷

此樹一見諸記載，就有一段驚險的經歷，這就為它增添了傳奇的色彩，因而也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北宋蔡襄在「宋香詩帖」中云：「世傳此樹已三百年，黃巢兵過，欲伐之；時王氏主其事，其姪擁樹願並戮，巢兵為之不伐。」他在「荔枝譜」中也大同小異的記載：「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抱樹號泣，求與樹俱死，賊憐之，不伐。」

元輒醉老人張師夔在正至癸卯（一三六三年）作圖題跋云：「庭有古荔擅名宋香者，世傳舊屬王氏，黃巢亂兵欲斧薪之，王姪擁樹號泣，願與俱死，賊憐之，砍樹一斧而止。荔子迄今核有斧痕，端明亦

譜其略。」其他記載雖未詳述被伐經過，但朱季和在詩中明確地提到了「斧痕」，林希哲也在詩中提到了「斧斤痕」，都間接地肯定了它

是被「斧」「伐」過的了。

據蔡襄記述，巢兵先「欲伐」，而終「不伐」。據張師夔所云，則是「砍樹一斧而止」。朱季和、林希哲也和張氏持同樣見解，以為是被「伐」過的。驟看起來，似乎二說有矛盾，其實是統一的。可以想像，正由於「砍樹一斧」，在驚心動魄之際，「其嫗」才「擁樹顧並戮」，或「王氏」才「抱樹號泣，求與樹俱死」，巢兵受了感動，才住了手，不再繼續「砍」「伐」了。蔡襄所謂「不伐」，只是意味著未被「伐」之為「薪」，因而此株古荔並未受到什麼創傷，得以繼續保存生命。這和張氏所云，原無什麼分歧之處，只是「端明」（即蔡襄）「譜其略」，而張師夔紀其實吧了。

離奇的核痕

元末張師夔於至正癸卯（一三六三年）作圖題跋云：「荔子迄今核有斧痕。」

明初朱季和大約在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前後，在其以「宋家香」命題的詩篇中，有「斧痕着核留真模」之句。

宋湖民於一九四五年寫一篇具有考證性質的「一千四百年古荔——宋家香」（載於馬來亞雪蘭莪興安會館出版之「興化文獻」），中有一段云：「三十年前（一九一五年）猶結實累累，（並見核痕），宋氏士紳皆得與分；其核往往有凹入痕如帶來其腰，顯然可見。」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折其中幹過半，自此不復結實，旁幹雖亦有時結實，然色香味已遜於舊，且核亦不見有腰帶痕。據此，此樹所生荔枝在一九二三年以前還是有核痕的。

元末張師夔作圖題跋云：「至正癸卯（一三六三年）燕會於宋氏之庭。」又云：「參政公移席其下，慷慨懷古，酬以卮酒，俾余輩寫歌之，以紀良集。」可見張氏於一三六三年在「宋氏之庭」參加了「燕會」，並和當時「宋家香」主人參政公一同移席於「宋家香」樹下「慷慨懷古」，又在酒後，為這棵古荔揮毫寫，執筆詠歌，那麼，他說「荔子迄今核有斧痕」，自是目擊之談，可以深信無疑的了。

明初朱季和在「宋家香」詩中並未提及他有否眼見、口嘗宋家香鮮果，但他是一個孝悌，可能與「宋家香」主人宋文用有交情，詩中有句「有孫文用美且都」，足以證之。他還在詩中這樣地寫道：「五百餘禩枝葉舒，清陰如幄垂庭除，薰風來時蘭麝如，赤日照耀珊瑚珠，桃紅籠出白雪膚，斧痕着核留真模，異香奇味天下無。」朱氏能在此樹活了五百年後的情況，包括舒展的枝葉，如幄的清陰，薰風來時的清「香」，赤日照耀下的「色」，桃紅籠，白雪膚，着核的斧痕，品嚐時的奇「香」異「味」等等，作了如此淋漓盡致的描繪與刻劃，都可認為是親眼見過、親嘗過的有力佐證。因此，他說「斧痕着核留真模」，也是目擊之談，無容置疑的。

明初林希哲的情況與朱季和的極其類似，他在「宋家香」詩中也沒有提到他有否目睹親嘗宋家香，但他也是一個薦辟，他與當時宋家香主人宋文用曾相往來的可能性極大。他在詩中寫道：「六月炎歊日正長，疊疊綠葉垂絳囊，薰風微度疏林晚，比鄰尤覺聞清香。」他對荔子成熟期的炎災六月的長「日」，疊疊的綠葉，紅絳的荔囊，以至傍晚薰風微度時，連比鄰都聞得清香的感覺，都寫得這樣親切，接着又寫道：「核上儼若斧斤痕，姦事奇怪難評論」，居然用「儼若」與「斧斤痕」相連，可以想像他看得多麼親切，並緊接又發出「姦事奇怪難評論」的贊嘆，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林氏也是目睹親嘗之後，寫下「宋家香」詩篇的。這樣，他說的「斧斤痕」也必然是可靠的真實情況。

宋湖民正是宋家香所屬的宋氏大宗祠的後代，在此樹受挫於颶風的一九二三年以前，是他壯年時期（卅七歲前），他不止一次地「皆得與分」，因此，他才能具體地介紹核痕，說「其核往往有凹入痕如帶來其腰」、並用肯定語氣說那核痕「顯而易見」。所以他說此荔有核痕，具有極大說服力。

根據以上不同時期的畫家、詩人、歷史工作者的著述，完全可以相信宋家香有核痕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們特地查詢了好幾個年紀在八十歲以上目睹親嘗過宋家香的城裡宋家後代，他們也都明確地證實了宋家香是有核痕的。

生物工作者林如梅在「福建莆田的荔枝」（載一九五六年六月「

生物學通報》一文中，談到宋家香時，還着重地介紹說：「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大核腰部，往往有凹入痕，狀如腰帶。」所以，宋家香有核痕，不僅確鑿有據，而且必須相信，這還是它獨特的特徵。

有人認為，如果有核痕，蔡襄當時寫「宋香詩帖，荔枝譜」時，為什麼竟隻字不提呢？因而對宋家香有無核痕這問題產生了懷疑。

其實，這種懷疑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事實勝於雄辯」，上面的具體事實可以消除了這懷疑。必須認識到，蔡襄當時寫「宋香詩帖，荔枝譜」，在簡短文字中，着重介紹描繪的是宋家香的悠久樹齡、驚險經歷與珍貴品種，對無關宏旨的核痕問題未加介紹，也就不足為怪了。

只有後人，在傾慕了此樹的樹齡、經歷、品種之餘，又看到了它又獨具核痕，自然不能不懷着贊嘆的心情，吟詩作文來歌頌它，增添它的光彩。

為什麼此荔會有「核痕」這一特徵呢？元末張師夔、明初朱季和、林希哲等都稱核痕曰「斧痕」或「斧斤痕」，將核痕與「斧」伐緊密地聯系起來。是不是如此呢？「斧」伐是不是核痕產生的原因呢？這又叫做什麼現象呢？這已超出了我們常識範圍之外，我們不能解答這些問題。在這裡，我們只能提出來供生物工作者的探討。我們現在至多只能象明初林希哲那樣，對此發出「姦事奇怪難評論」的贊嘆了。

可惜的是，正像宋湖民在文章中說的那樣，「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間，又挫於風，折其中幹過半。」「旁幹雖亦有時結實，然色香味已遜於舊，且核亦不見有腰帶痕。」因此，現在雖然照樣開花結果，但人們已無法分享目睹這離奇核痕的眼福了。

為什麼「挫於風，折其中幹過半」，核痕就消失不見呢？是不是二者有因果的關係呢？這種變化又叫做什麼現象呢？這也有待於生物工作者的探討，並解答這問題了。

旺盛的生命力

宋家香在一二二四年的漫長歲月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先後

厄於兵，挫於風，焚於火，經歷了多少的挫折、災難，但是它至今巍然猶存，而且繼續開花結實；確保其旺盛的生命力。只此一點，這種名種古荔已值得人們的珍視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又是值得生物工作者探討並解答的問題了。

現在，讓我從歷史的各個時期來看它的生命力吧。

當它活了三百年之後，北宋蔡襄在「宋香詩帖」中云：「今老矣，實益繁滋，味益香滑真佳樹也。」兩個「益」字深刻地道出，它較前更加生機蓬勃的情況。

南宋林希逸（即林猷齋）於壬子年（一二五二年）題云：「靈根一株，生香不斷，數百年之風味猶存。」在宋家香將近五百歲時（四九六歲），猶如年青時一樣，生香、風味等一切如舊，可見生機不減昔日。

再過一一年後，也就是當它度過六〇七春秋時，元末張師夔於正癸卯年（一三六三年）作圖題跋云：「時之相去五百餘年（實為六〇七年），樹益向榮，根本蟠據，層陰蔽虧。」此樹在六〇七高齡時，反而更加欣欣向榮，顯得更加年青，根深蒂固地盤據着，層層疊疊的綠陰竟至「蔽虧」，其旺盛的生命力當可想見了。



明初朱季和與林希哲大約在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前後，各寫了一篇以「宋家香」命題的詩篇，朱在詩中云：「亭亭嘉植榮且敷」，林在詩中云：「繁榮綠葉垂絳囊」。朱的那句詩，我們如用通俗的話比較明白地解釋一下，就是：這棵高大的佳樹亭亭玉立，欣欣向榮，而枝葉敷衍舒展，充滿着何等蓬勃的生機。林的那一句詩內容比較簡單，但從「繁榮綠葉」四字，我們也不難窺出「綠葉茂密，生機蓬勃」的消息來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它

六四九歲時，也像在壯年時期一樣，具有蓬蓬勃勃的旺盛生命力。

宋湖民在一九四五年寫的「古荔宋家香」（簡稱）一文中，一開頭就說：「宋家香在今雙池宋氏大宗祠後，望之幢幢若華蓋」。從後一句我們不難想像它那枝繁葉茂、綠陰蔽空的情景了。文中又云：「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間，又挫於風，折其中幹過半；未及兩年（一九二五年）枝側生甚繁，高幾出於屋頂」。你瞧，當它在一六七年的高齡時，受到了颶風這樣的嚴重挫折，而竟在短短兩年之後，枝側又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而且還「高幾出於屋頂」，它那頑強旺盛的生命力怎麼能不叫人贊嘆不已呢？

接着，文中這樣地記載：「乃抗日軍興，縣設壯丁訓練所於祠內，以安香臺堆積紙屑什物。一九三九年某夜，壯丁放火圖逸，樹枝被焚灼，幸旋即撲滅。卅三年（一九四四年）族衆糾資修理祠宇，兼設廣平小學，……朝夕護視甚勤，今（一九四五年）生機又盎然矣。」在受挫於風十六年之後，又遭到了「樹枝被焚灼」的浩劫，而只經一年的「護視」，居然又「生機盎然」。似此情況，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來形容這棵古荔蓬勃生機，倒是恰當不過了。

宋湖民於一九五六年任該文原稿之後，寫下了這樣的附言：「一九五〇年後，經政府加意培植，元氣日漸恢復，逐年旺盛。近五年間（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又復開花結實，繁榮滿樹。」

一九七七年春，縣寫作小組幾個同人前往宋氏大宗祠舊址觀察，據瞭解，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二十年中，宋家香幾乎年年開花結實。到底每年生產量各多少，由於沒有紀錄，誰也不能作出具體的答覆。一九七七年夏，共產荔枝二十八斤。一九七八年原也開花結實，但初則陰雨連綿，繼又颶風來襲，這棵古荔和當年其他荔枝一樣，荔枝的產量幾等於零。去年（一九七九年）產量增加，大暑前採摘，共摘荔枝約一百斤。因此，這棵古荔至今仍能開花結實，完全是確鑿有據了。這又是它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有力佐證。

古荔中幹於五十七年前（一九二三年）被颶風所摧折，早已消失，但遺迹猶存，經實地測量，基幹周圍為二丈一尺三寸，外圍直徑為七尺一寸強，樹腹空空，在裡面要擺一臺席席，真是綽綽有餘了。現在剩下的左右兩側的支幹：左側的支幹，其基幹周圍為五尺一寸，

分為兩大支叉，一直向上伸展，構成一邊小半月的樹冠，樹高一丈二尺六寸。右側那支幹，其基幹周圍為四尺二寸，也分成兩大支叉，構成另一邊大半月的樹冠，樹高一丈九尺三寸，巍巍挺立，直指青天，而且較之左側那支幹，枝更繁，葉更茂，而且層層疊疊的樹陰，一直向四周舒展，和左側的樹陰連成一片，鬱鬱蒼蒼，全樹冠構成了南北向直徑為二丈六尺七寸，東西向直徑為二丈一尺三寸的童叟華蓋。

我們站在茂密蔽天的樹陰下，想想它那一二四年的悠久歷史，看看它高大的樹幹，雄偉的形象，以及蓬蓬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們不能不仰望着這舉世無匹的神物出神了。

宋家香古荔與

蔡襄珍貴墨寶同垂不朽

明末宋比玉（即宋珏）於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年）集刻宋氏「古香齋寶藏蔡帖」於莆田。輾轉傳後，板毀過半。清末宋琢堂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前後，加以補刻，始得保存全貌。這一珍貴墨寶，從一百年前起，一直由宋琢堂、宋石壺、宋湖民三代相繼保存。一九六五年轉讓給福建師範學院，現存福建師範大學（福師院後身）圖書館。

「古香齋蔡帖」分四卷：卷一，為什帖；卷二，為「茶錄」；卷三，為「荔枝譜」；卷四，為歐陽修記蔡襄書的「相州畫錦堂記」。各卷都以蔡襄的墨迹為主，但都附以宋明書法諸名家如蘇東坡、董其昌等評論蔡襄墨迹的筆迹。蔡襄的「宋香詩帖」刻在卷一什帖內，蔡襄所寫「宋公荔枝」一則載在「荔枝譜」第七篇內（是篇專論荔枝之品）。

蔡襄墨迹深為宋明諸書法名家所推許，一致認為「獨步當世」（指宋朝），茲逐一介紹如下：

「東坡志林」：「歐陽文忠公論及書云，蔡君謨（蔡襄字）獨步當世，此為至言。」

宋範大年云：「國朝（指宋朝）以來，評書指為第一，殆非過論。」

明董其昌云：「蘇黃米蔡，宋時以蔡京爲殿，已易之爲君謨，當云蔡蘇黃米。」

明焦竑云：「蔡蘇黃米爲宋四大家，而蔡書不多有。」

明李當陽題句云：「一代君謨是主盟，醉翁書法有眞許，……惟

有君謨遺迹少，爲君頻拂案前塵。」
可見蔡襄遺迹，不僅是「獨步當世」、「一代主盟」，更重要的是「蔡書世不多有」、「惟有君謨遺迹少」。自古「物以罕而見珍」，則蔡襄遺迹足資珍貴，自然不在話下了。

專談食荔枝藝術的荔枝譜



瓊夫

關於荔枝譜的創作，在蔡襄之后，還有宋神宗熙寧間閩人寫的增城「荔枝譜」，明代浙江及山陰人屠本峻（時任福建監察使）寫的「閩中荔枝譜」和江蘇人曹蕃（明諸生）寫的「荔枝譜」等，但這些著作，大部份涉及荔枝的種，培，採，曬等方便，而專備食荔枝藝術的，只有明代莆詩人兼畫家宋珏寫的「荔枝食譜」了。宋珏的荔枝食譜共三百條，刻于明萬曆三十六年（公元一六〇八年）失傳已久，現存的我曾看到其一卷，內容分福業，荔枝，述蔡，膳宋，荔枝，紀異，荔枝，雜說八項。他認爲荔枝消福有三十三事，他說：「

宋家香古荔，歷千二百年以上，猶巍然獨存，誠屬世所罕見，而作爲「一代主盟」的蔡襄親筆揮毫寫的「宋香詩帖」及「宋公荔枝」一則，亦爲「世不多有」的墨寶之一。幸賴宋氏「古香齋寶藏蔡帖」的保存而得以繼續傳世，彌覺珍貴。千年神樹，名賢墨寶，雙絕並存，益覺難得，眞可謂同垂不朽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九日於荔城

採摘荔枝要含露採摘，並浸在冷泉中，食時，最好盛在白色的瓷盆上，紅白相映，更能襯托出荔枝色彩的嬌艷。晚間，浴罷，新月照人，是啖荔枝的最好時間。宋珏的這本荔枝譜，寫得逸趣橫生，「述蔡」，「紀異」，「膳宋」三篇，所談的掌故，所引的詩文，大部份是他組織啖荔枝會上的高談闊論的記錄，書中的雜記一文，還談到他在舟上懷荔，談荔，畫荔的情景。

宋珏字比玉，明天啓中國子監生，莆鳳清鎮卷三十四載其事蹟略云：「比玉，八分行草，瘦硬通神，畫出入二米仲圭子久間，飲酒至數斗，求畫者極多，伺其醉，出娟素聽其飛灑，筆墨飛動，以爲癡顛再見，願復生……」

宋詩詞亦佳，效錄其題畫兩絕如次：「山水空靈讓武夷、黃梅正渴荔枝時，畫成不覺鄉心亂，添得梳中幾丈絲。」
「山光樹影擁精廬，寂寂人疑楊子居，睡起焚香無別事，窗間隨意檢殘書。」

筆者按：鮮荔枝含有多量的葡萄糖，磷和丙種維生素，所以啖荔枝對於補益身體，是有一定作用的。荔枝並可入藥，據本草綱目拾遺上說：用荔枝殼煨灰，和酒吞下，每次二錢，治婦人血崩極有效驗，也可醫療小腹痛和婦人的子宮疝痛。

番薯傳入莆田後的品種

番薯即甘薯（「薯」亦作「茹」），是一種耐旱高產早熟作物。番薯傳入我國，已有四百餘年的歷史。其傳入的詳細情況，不少中外文獻均有記載，其詳情不是這篇小文所能敘述的。本文擬略講番薯初傳入莆田時的傳說及莆田目前番薯的品種。

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中有一句說：「由栽培而來的澱粉性食物的產，必須視為人類經濟上最偉大的事迹之一。」番薯是澱粉性食物之一。現在，莆田番薯種植尚不斷擴大，已躍居第二位，僅次於水稻。番薯的普通種植，大有助於解決民食問題。人們能騰出更多土地，省出更多的肥料和勞力去發展其他經濟作物。而番薯種植生產的推廣，又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商品種，這就意味着糧食生產商品化的發展（因為番薯也有一部分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因此，番薯之傳入我國，傳入吾莆，及其在我國，在吾莆的推廣，無疑地是值得我們緬懷的偉大業績，是我國人民、莆田人民反覆試驗和辛勤勞動的結果。

番薯如何傳入我邑，無明確的文獻記載。邑人余翔「薛荔園集」卷四有「贈子魯金中丞」一詩內有注云：「金公自番攜薯到閩。」周亮工「閩小紀」（說鈴叢書本）頁四十三有一節云：「番薯，萬曆間閩人得之外國，……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這一記載有助於我們了解其傳入的時間。番薯傳入莆田後，莆田人民在推廣種植方面，初期也有一定的功勞。明徐光啓「甘藷疏序」云：「是年（萬曆三十六年）江以南大水，無麥禾，欲以樹藝佐其急，且備異日也。有言閩越之利甘藷者，客莆田徐生爲予

三致其種，種之生且番，略無異彼土也。這位徐生不知是誰，他是推廣莆田番薯種的一位值得敬仰的鄉前輩。至於番薯傳入莆田後的情況，轉引一節筆記的記載以見一斑。「番薯亦天啓時番邦傳來，泉人學種。初時富貴者請客，食盒裝數片以爲奇品，今興、泉、漳遍地皆種。（邑人陳邦賢（鴻）「莆變小乘」順治七年條）。番薯作奇品宴客，亦番薯種植史上的佳話也。

以下將目前莆田人培植栽培的番薯品種，據初步了解的，臚列于下，並略加說明：

雞母茹：又名「黃雞公」、「紅雞公」、「南枝本」、「竹茹」、「枕頭茹」、「黃枝茹」等。爲莆田農家優良品種，栽培歷史在五十年左右，全縣各地都有種植，每年栽培面積要占甘茹種植總面積百分之六十左右。屬春茹型，可作早晚薯栽培。老蔓育苗「白露」至「寒露」，茹塊育苗在當年「驚蟄」，早茹扦插于「立夏」至「小滿」，「小雪」至「冬至」收成；晚茹扦插于「大薯」後，「大雪」收成。本品種耐肥力強，抗病蟲力也較強，結茹早。蔓葡萄性，長一百四十公分，有達二百七十公分的。葉面綠色，葉脈紅色，葉柄淺綠色，葉五個缺刻很深呈五爪形。茹塊圓形呈瓣狀，皮淺綠，肉蛋黃色，纖維少。單株結茹三至四個，最多至五六個。出粉率百分之十五，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質軟好吃，但茹塊水份多不易久藏。早茹常年畝產六千至八千斤，最高達一萬三千斤以上。

假芋茹：原產惠安縣，也叫「大葉假芋茹」，「鴨腳爪」、「雙



重紅心尾」等。一九五八年引進莆田，現分佈於新縣以及沿海的笏石、忠門、靈川等地。屬春莖型，老莖育苗「白露」、至「秋分」後，茹塊育苗「驚蟄」前後，扦插「立夏」至「小滿」，收成「冬至」後，耐肥耐澇抗寒冷，不耐塩鹼，蔓半葡萄性，一般長一百二十六點七分，葉青綠色，成掌形，五爪缺刻很深，葉脈紫紅色，柄半紫紅色。薯塊長圓形，皮粉紅肉淺黃色。單株結薯二至三個，最多四至六個，出粉率百分之十八，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三，早薯一般畝產七千至八千斤，最高一萬五千斤。

禺北曰：又名「廣東種」、「白花月」、「大白」等。原產廣東省，一九五六年向省農科所引進五百株繁殖而成。現分佈沿海各地及新縣等地區。屬春薯型，育苗及扦插、收成同上品種。蔓葡萄性，一般長一百六十四點六公分，呈青綠色，有茸毛，葉脈紫色，柄淺紫，葉尖桃圓形，無缺刻。薯塊葫蘆形，皮黃肉黃白色，含水量和纖維多，出粉率百分之十四，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每株結塊二至三個，最多四個。早薯一般畝產七千斤，最高畝產一萬斤。

龍頭薯：又名「紅龍頭」、「不孝薯」、「香港薯」等。原產香港，二十年前引進莆田，分佈於沿海，塊頭種植最廣。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同上品種。很耐肥，耐澇耐旱又耐塩鹼，抗寒力也很強，象鼻蟲發生少。蔓葡萄性，一般長三百十三公分，葉桃圓形，綠色，脈及柄淺綠色，單株結薯三至四個，最多五個，薯塊長圓形，皮粉紅肉白色，出粉率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七至三十。本品種質差食味不佳。早薯畝產一般四千至五千斤，最高七千斤。

藤瓜薯：又名「月娘薯」、「裸葉薯」，是莆田農家優良品種，栽培時間在六十年以上，分佈於城、涵、黃平原及沿海一帶，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同上品種，耐肥力強，耐澇不耐旱，適於水田和粘質田栽培。蔓葡萄性，一般長二百另九公分，葉似藤瓜（越瓜），呈心臟形，脈及柄白綠色，邊緣鋸齒狀。單株結薯三至四個，最多五個，薯塊長圓形，皮粉紅肉黃色，含水量及纖維少，質嫩軟，食味佳。出粉率百分之十二，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常年畝產五千至六千斤，最高一萬一千斤。

六十日早：又名「白薯」、「紅皮白心」、「鴨腳」、「三葉薯

」等。原產仙遊縣楓亭，二十多年前引進莆田，現金縣各地都有種植。五十年代前為主要品種。種植面積很大，五十年代後逐漸為雞母薯等所取代。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同其他品種，耐肥力強，抗寒，不耐澇，不耐旱，適於沙質壤土栽培。蔓葡萄性，一般長三百五十分，葉三爪形，三個缺刻很深，呈淺綠色。薯塊紡錘形，皮粉紅肉白色，結薯快，栽培六十天即可偷薯，食味佳，但不易貯藏，易出芽空心。出粉率百分之十，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常年畝產四千斤，最高六千斤。

紅稈薯：又名「笏石本」、「馬蘭薯」、「溫州薯」。大約于二十年前引進莆田，主要分佈於沿海一帶。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季節同上品種。耐肥力強，不耐旱澇和塩鹼，抗寒力差，易生象鼻蟲。蔓葡萄性，一般長二百公分。葉心臟形，邊緣無缺刻，葉面綠色，脈及柄紫色，多茸毛。單株結薯二至三個，多的四至五個，薯塊紡錘形，皮黃白色，肉粉紅色，質疏鬆食味香佳，但不耐貯藏，易霉爛。出粉率百分之十五至十八，切乾率百分之二十六至三十。一般畝產四千至五千斤，最高八千斤。

雞公薯：又名「企頭薯」、「白雞公」、「七爪薯」、「永春五齒」等。原產永春縣，一九四〇年以後引進莆田。現金縣各地都有種植。屬春薯型，育苗、扦插和收成季節同上品種。耐澇耐旱耐肥耐塩鹼，對土質要求不嚴，抗蟲性也強。蔓半葡萄性，長七十八至八十五公分，葉呈雞爪形，五個缺刻很深，葉面綠色，脈及柄紫紅色，薯塊長圓形，單株結薯三至四個，最多七至八個，皮黃白肉淺紅，含水量和纖維都少，耐貯藏。出粉率百分之二十，切乾率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但切薯乾味不佳，常年畝產四千至六千斤。

田紅：又名「紅薯」、「稷兜本」、「北山紅」、「紅娘仔」等，是莆田郊鄉農民培育出來的品種，分佈於金縣各地。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季節也同其他品種，適於沙質土壤栽培。較耐肥，耐澇不耐旱，不耐霜，莖螟害嚴重。蔓葡萄性，長一百七十八公分，葉桃圓形，葉面青綠，柄淺綠，薯皮黃色，肉紅色，薯塊耐貯藏，質很甜，食味香，出粉率百分之十，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一般畝產二千五百至四千斤，產量雖不高，由於質好味甜，各地群眾都喜歡種少量鮮

食。

勝利百號：原產日本，原名「沖繩百號」，由前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引入，抗日勝利後改今名。莆田于一九五三年間省農科所引進繁殖，現分佈于山區及沿海，平原種植較少。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季節也同上品種。耐肥力強，不耐旱澇和塩鹼，易發生大象鼻蟲和莖螟，抗寒力也弱。蔓葡匐性，長一百五十二公分，葉心臟形，葉面脈及柄綠色，薯塊紡錘形，皮粉紅色，單株結薯三個，最多五個。出粉率百分之十八至二十一，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肉質不很甜。常年畝產四千至五千斤。

越冬薯：原產惠安縣，一九五八年引進莆田，只在重點大隊栽培，種植面積小。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季節同上品種。抗旱力強，耐肥不耐澇。蔓葡匐性，長二百零七公分。葉桃形，邊緣無缺刻，葉面暗綠色，葉柄入脈淺綠色，薯塊長圓形，皮淺紅色，肉黃色。單株結薯二至三個，一般畝產五千至六千斤。

竹西薯：又名「九爪薯」，一九四七年左右從仙遊引進，現分佈于新縣、莊邊及忠門等地，屬春薯型，育苗、扦插，收成季節同上其他品種。耐肥，抗澇，不耐旱不耐寒冷，適于半粘土栽培。蔓葡匐性，長八十公分，葉呈九爪似竹葉，單株結薯五至六個，最多十二個，薯塊長圓形，皮紅色肉白色。含水量多，纖維極少，薯塊耐貯藏。出粉率百分之二十，切乾率百分之三十。常年畝產四千至五千斤。

貧農薯：原產仙遊縣楓亭，一九四五年引進莆田，該品種早熟，據說貧苦農民常種植以解決秋間青黃不接的口糧，因而得名。現分佈于笏石、忠門一帶。屬春薯型，育苗「驚蟄」，扦插「立夏」至「小滿」，收成「立冬」至「大雪」。抗旱耐澇耐寒，抗蟲力強，蔓葡匐性，長二百四十公分，葉呈鴨掌形，缺刻淺，青綠色，單株結薯二至三個，最多五個，薯塊長圓形，皮淺紅色肉白黃色，含水量多，纖維少，食味淡，出粉率百分之八，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一般畝產四千至五千斤。

紅心粒：一九五三年珠江農民由「雞母薯」品種中選出變異的單株繁殖出來的。分佈于笏石地區。生物學特性同「雞母薯」，抗澇不耐旱，有黑斑病。也是蔓性，葉雞掌形，缺刻很深，葉面暗綠色，脈

紫色，柄淺紫色。單株結薯二個，最多三個。薯塊長圓形，皮粉紅色，肉黃色，含水量多，有甜味，食味差。出粉率百分之十二，切乾率百分之二十四，一般畝產五千至七千斤，最高一萬三千斤。

南瑞茗：原產美國，一九三一年引進我國，一九五八年由晉江專區旱作試驗站引進莆田，現分佈笏石、珠江一帶。屬春薯型，育苗、「驚蟄」左右，扦插「芒種」至「夏至」，收成「大雪」左右，耐肥耐旱又耐寒，抗病力強，不耐澇，莖螟發生嚴重，成熟遲。蔓葡匐性，長九十九公分，葉桃圓形，皮淺紅，肉黃色，生食堅硬，食味佳。出粉率百分之十，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一般畝產五千斤。

5193：原產華北，一九五八年晉江專區農科所引進莆田，僅在沿海重點大隊種植。屬春薯型，薯塊育苗「驚蟄」，扦插「立夏」至「小滿」，收成「立冬」。抗旱耐澇，怕霜。蔓葡匐性，長一百二十一點三公分，葉桃圓形，無缺刻，青綠色，脈淺紫，柄紫色，單株結薯二個，薯塊短圓形，皮淺紅色，肉黃色，食味香。出粉率百分之八至十，切乾率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一。產量不高，一般畝產只三千至四千斤。

紅秋：又名「五爪薯」，分佈在城廂附近，屬春薯型，「小滿」扦插，「大雪」收成，一般畝產三千至三千五百斤。質軟味佳。

接本：又名「紅番薯」，栽培歷史二十年左右，分佈沿海地區。屬春薯型，扦插「小滿」至「夏至」，「大雪」收成，不耐肥，不耐澇，較耐旱，易生象鼻蟲。一般畝產四千至六千斤，出粉率百分之十二，切乾率百分之二十四。

海豐：分佈于沿海地區，一般畝產五千至六千斤。扦插「小滿」，收成「立冬」至「冬至」。耐肥耐澇不耐旱，抗蟲力強。薯塊質好，耐貯藏，出粉率百分之十，切乾率百分之二十五。

烏薯：又名「番薯」，「綠心」等，分佈山區半山區，栽培歷史在二十年以上。屬春薯型，抗病蟲力很強，耐肥不耐旱。蔓葡匐性，桿紅色，葉心臟形，色濃綠，常開紫色喇叭形花。薯塊長圓形，皮黃白色，有一層淺紫色的皮，肉白微黃，薯心深紫色，耐貯藏，食味最佳。產量不高，一般畝產三千斤左右。

山區還有幾種薯類，群眾統稱「一年薯」，分「白皮白心」，「

紅皮紅心」、「紅掃帚薯」、「白掃帚薯」等種，均為莆田農家品種。蔓性「春分」至「清明」播種，「寒露」至「霜降」收成。群眾只小面積穴種，每穴產量五至九斤。

六十年代以來，莆田又從外地引一些甘茹良種。其中主要的有廣東省澄海縣引進的「南及三號」、「東方紅二號」、「東方江五十號」、「東方江一百五十九號」、「接馬」、「汀菇六八—九號」；龍巖地區所引進的「巖齒紅」、「八—六」、「巖高糖」；廣東省惠來縣引進的「惠來紅」，和本省安溪縣引進的「新種花」等。

南灰三號；長蔓型，葉心臟形，白皮白心，大茹率高，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四，最高畝產可達一萬四千斤。

東方紅二號；長蔓型，葉掌狀，茹塊長橢圓形，白皮白心，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八，最高畝產可達一萬四千斤。

東方紅五十號；中蔓型，葉戟狀，茹塊血底式，紅皮白心，質甜好吃，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四，最高畝產可達一萬三千斤。

東方紅一百五十九號；中蔓型，葉心臟形，大茹率高，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八，食味香甜，最高畝產可達一萬二千斤。

接馬；長蔓型，葉戟狀，茹塊長紡錘形，黃皮白心，大茹率百分之七十三，曬乾率百分之三十，食味較甜，最高畝產可達一萬三千斤。

汀菇六八—九；長蔓型，葉心臟形，結茹多，白皮白心，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四，最高畝產可達一萬三千斤。

巖齒紅；短蔓型，葉掌狀，茹塊橢圓形，光滑完整，黃皮紅心，味甜質軟，曬乾率百分之三十，最高畝產可達一萬斤。

八—六；短蔓型，葉有三個以上淺缺刻，結茹多，大小均勻，黃皮紅心，含糖分高，食味香而清甜，較耐貯藏，曬乾率百分之二十七，最高畝產可達一萬斤。由於香甜好吃，結茹多，耐貯藏等優點，故全縣種植面積較廣，成為目前莆田甘茹當家品種之一。

巖高糖；短蔓型，葉片有淺缺刻，茹塊短圓，皮紫紅，心淡黃，曬乾率百分之三十以上，食味較甜。

漳浦一號；短蔓型，葉呈五爪深裂，結茹早，紅皮白心，最高畝產可達一萬四千斤。

晉茹五號；中蔓型，葉復缺刻，茹塊短圓筒形或塊狀，大茹率高，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六。

七三—一二四；中蔓型，葉片厚色濃綠，茹味香甜。

惠來紅；又名惠紅早，係由廣東省惠來縣引進，中蔓型，葉掌狀，茹塊紡錘形，有爪鱗狀，白皮白心，大茹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三，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八，最高畝產可達一萬三千斤。

新種花；本品種係安溪湖頭公社農民育種家陳繼庚于一九五三年用新種甘茹自然雜交的種子育成的優良品種。屬長蔓型，葉為淺復缺刻，茹塊紡錘形，皮粉紅色，肉淡黃色，曬乾率百分之三十，最高畝產可達一萬斤，係莆田目前當家的甘茹良種，種植面積為各種茹類之冠。

莆茹一號；長蔓型，葉片深裂，結茹個數較少但茹塊大，質軟味香，曬乾率百分之二十七。

莆茹三號；長蔓型，結茹個數不多，茹塊大而長，食味較甜，曬乾率百分之二十六。

明清上縣明仙遊

·陳長城·



內容提要

這是一篇讀書札記。「孤臣述」一文的作者許令瑜，在明末甲申、乙酉、丙戌三年間任仙遊縣令。這三年明清統治絕續之交，所記當時社會情況爲他處文獻所僅見，有很高史料價值。

本篇原已登在「霹靂興安會館大廈落成紀念特刊」（一九七七年出版）。其末段（約占全篇三分之一左右）文稿當時因故未登完畢，致滋讀者之憾！茲經覓得續稿，將本文全部刊登，以餉讀者。一九七九年八月。

「孤臣述」一卷，明許令瑜撰，其子翕箋，並附撰「恭識皇考「孤臣述」後」一篇。令瑜字元忠，號芝田、遜荒，自稱容庵道人，亦號遜翁，浙江海鹽縣人。生萬曆二十年壬辰（公元一五九二年），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年）舉人，崇禎十六年癸未（一六四三）進士，同年由都察院觀政選授福建興化府仙遊縣知縣，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四月廿五日到任，隆武二年丙戌（一六四六）六月，陞禮部

主客清吏司主事，八月改吏科給事中，始至福京（福州），而清兵已入關，隆武帝被清俘虜死，尋間竄歸，明年（一六四七）二月回家，未幾卒。著有「容庵自述」三卷，「孤臣述」一卷。「孤臣述」者，述其自崇禎十六年癸未迄永曆二年丁亥（一六四七）五年之間所親歷之事，其子翕之箋，僅數條，「識後」一篇，則補述其先世與其父生平行事。

許令瑜在明王朝千千萬萬官僚中僅是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孤臣述」一文，亦僅只四千三百多字，如一般文人的家傳、自傳一樣，大都誇耀身世，頗多溢美之詞，從反面看，無寧說是一篇鎮壓農民起義的自我罪行暴露，本來不是什麼值得重視的撰者。不過在其所述五年間親歷之事當中，有三年是在仙遊縣令任內的事，可以反映明清之際仙遊縣的若干情況，而于福建當時時事，從中亦可窺見一二，頗有地方史料之價值，故草此文，略作紹介。

爲明瞭起見，先將令瑜在仙遊縣令任內三年間有關的事實列表于下：

甲申（一六四四）：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自殺。

五月初三日清兵入據北京。

五月明福王由松監國南京，十五日即帝位，改明年爲弘光元年。

五月十八日，「修謁上官之禮未畢，而都城陷沒，帝后蒙難之間至矣。」（除另有注明者外，所引均見「孤臣述」一文中。）